

解析《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的母親形象與戀母情結

一、前言

由庵野秀明擔任原作及導演的《新世紀福音戰士》（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Neon Genesis Evangelion）電視動畫自 1995 年在日本開播以來，其系列作品在動畫界及社會均產生深遠的影響。該系列充滿了宗教象徵和大量未解陰謀與謎團，留給觀者無限的解讀空間，對人物心理的描寫手法及爭議性的情節也引起動畫界及社會的廣泛討論，電視動畫最後一集首播時全日本收視率達到 10.3%，可見其對社會影響力之大，其更被日本以及歐美的評論家譽為 90 年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本電視動畫。¹並分別在 1996 年和 1997 年贏得了動畫神戶獎，²於 1997 年榮獲日本 SF 大賞和日本文化廳媒體藝術祭動畫部門優秀獎。³

關於《EVA》所講述的故事主軸，14 歲的主角碇真嗣被關係疏離的父親碇源堂找上，要求駕駛人形戰鬥兵器「Evangelion」擊退名為「使徒」的敵人，並拯救世界。真嗣所服務的組織 NERV 由碇源堂擔任司令官，名目上服從上級組織 SEELE 完成最終目標「人類補完計畫」，他們的目標為消滅個體意識，使全人類融合為一體。然而碇源堂同時也暗中進行著自己的計畫，目的與 SEELE 有所出入，他企圖透過這一過程與真嗣已故的母親碇唯重逢，使兩人在人類滅絕後的世界成為神。而作為主角的碇真嗣直到最後都沒有被告知真相，他不斷地被推上戰場，承受身體及精神上的磨難，同時也深受人際關係與自身戀母情結所苦。《EVA》以機器人戰鬥動畫為包裝，卻將劇情聚焦於碇真嗣的心靈掙扎與成長，以及人際關係的連結與隔閡，敘事常使用意識流的手法突出真嗣內心的吶喊，並穿插富有哲學意味的抽象畫面。

《新世紀福音戰士》電視動畫的第 25 及 26 集分別於 1996 年 3 月 20 日及 1996 年 3 月 27 日播出，其作為結局引發許多粉絲和觀眾的強烈不滿。⁴於是於 1997 年重新製作了《死與新生》和《Air / 真心為你》（The End of Evangelion）兩部劇場版動畫，作為結局的重製版本。因《死與新生》內容與電視版動畫雷同，本文以《新世紀福音戰士》電視動畫 1 至 24 集和劇場版《Air / 真心為你》作為主要分析文本（以下統稱為《EVA》），探討主角碇真嗣與

¹ Odell C Le Blanc M 著，《Anime[International ed.]》（New York，Kamera Books，2013）

² 〈これまでの記録①〉，《Web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12065703/http://www.anime-kobe.jp/archiv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³ 《Web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01022001357/http://www.gainax.co.jp/special/evamovie/sfshow-e.html>。《Web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202171339/http://plaza.bunka.go.jp/english/festival/1997/>，最後瀏覽日期：2023 年 5 月 22 日

⁴ Cavallaro D 著，《Anime Intersections :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me and Technique》（Jefferson N.C，McFarland，2007）

周遭角色之互動關係，及動畫畫面中的隱喻，解析其中的母親形象與戀母情結。碓真嗣已故的母親沒有在作品中正式登場，但母親的象徵卻比比皆是，這些象徵也就成為了真嗣戀母情結的釋放對象。本文將分析作品中象徵母親的形象，以解析真嗣戀母情結的表現方式。

二、背景

俗稱的戀母情結原被稱為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是由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原名出自希臘神話中王子伊底帕斯的故事。⁵佛洛伊德認為，幼兒從母親的愛護與養育中得到滿足，而父親卻有著奪走佔有母親的權利，因此人與生俱來有著與父親競爭，甚至弑父奪母的慾望。⁶5歲以前是人格發展與形成非常重要的時期，人類會將自己的慾望轉變成社會可以接受的行為，若沒有經過適當的轉變，此種情結便會留至長大成人，即便是正常人，在選擇對象時仍會留有些許戀母情結的痕跡，尋找與母親類似的對象。⁷碓真嗣由於自小缺乏雙親照顧，且認為自己的感情受父親背叛，因此在感情方面較依存女性，在劇中也屢屢可見碓真嗣對父親的仇恨，以及急於向父親證明自己能力的行為。另外，在瑞士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的母親原型理論中⁸，因母親對幼兒的養育包容形象普遍存於人類文化中，使母親具有代表容器、圓形的基本特徵。母親賜與萬物生命的形象使人聯想其也可奪走生命，使原型也包含負面的變動特徵。母親原型也會廣泛以女神的形象出現在人類文化中，分別代表善良女神、邪惡的女巫和亦正亦邪的形象。⁹

《EVA》與戀母情結相關之文獻研究可參閱 Betty Stojnic 著，《Boy with Machine: A Deleuzo-Guattarian Critique of Neon Genesis Evangelion》，刊載於《Journal of Anime and Manga Studies》輯 2，頁 27 至 56。該篇引用佛洛伊德、德勒茲等諸位心理學家的理論，著重探討主角碓真嗣與父母親三人之間的關係，以戀母情結分析之，並總結《EVA》是主角與自身戀母情結的和解過程。

10

本文內文分為三大主要段落。第一部分說明亞當（Adam）、莉莉絲（Lilith）與人類起源之連結，此神話背景設定貫穿整部作品，並由此可見母親

⁵ Sigmund Freu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臺北：志文出版社，民國 73 年再版）

⁶ Melanie Segel 著，林玉華譯，〈由早期焦慮看戀母情結〉，收入林玉華編，《戀母新解-臨床實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初版一刷）

⁷ Sigmund Freu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頁 141

⁸ Carl G. Jung，徐德林譯，《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北京，國際文化，2011 年 5 月）

⁹ Erich Neumann，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臺北，東方出版社，1998）

¹⁰ Betty Stojnic 著，《Boy with Machine: A Deleuzo-Guattarian Critique of Neon Genesis Evangelion》，刊載於《Journal of Anime and Manga Studies》輯 2，頁 27 至 56。

的神話形象於作品中的象徵意義。並分析主角真嗣的童年經歷如何影響戀母情結的發展，以及人形兵器 Evangelion 與母親之呼應關係。內文第二部分探討主角碇真嗣與兩位角色綾波零和葛城美里的關係，說明兩者與戀母情結重疊之處。第三部分說明人類補完計畫關於母親的隱喻，如碇源堂與綾波零（碇唯）的融合，及莉莉絲吸收 Evangelion 等畫面的象徵，並解釋其關於少年成長和情結化解的寓意。

三、神話背景與童年創傷

（一）最初的使徒：亞當與莉莉絲

在榮格的母親原型理論中，母性形象常以女神的姿態出現於人類文化，而母親原型分別有兩項正負面的特徵：一為慈愛、生育、包容等，另一為掌控、恐怖、死亡等，這兩面向分別反映在善良女神與邪惡女神上。在《EVA》中，使徒亞當和莉莉絲是所有人類的起源，這部分取材自猶太教典故。莉莉絲是亞當的第一任妻子，此名源於希伯來文（לילית），代表著叛逆、美艷、淫慾的女性惡魔。在神話中，上帝於用塵土創造亞當之際，同時也創造了一名女性，也就是莉莉絲，但是由於莉莉絲不滿與亞當交合時「男上女下」的體位，故出言諷刺亞當，並離開伊甸園，於人間誘惑人類。莉莉絲甚至與惡魔交合，每日生出 100 個惡魔之子，因其背叛上帝的原因，和偷食禁果的亞當一樣被視作原罪。莉莉絲因而成為罪惡的女神，同時也是母親原型中融合生育和邪惡兩面特徵的代表。¹¹

莉莉絲的本體在《EVA》中最初以白色巨人的形象出現，其缺少下半身，被釘在十字架上，胸口被朗基努斯之槍貫穿，並從身體不斷流出 LCL 液體。在《EVA》設定中，LCL 是人類所誕生之處，也是人類回歸之處，係從莉莉絲體內流淌而出滋養萬物的物質，概念與原始湯

（Primordial soup）類似。在動畫 22 話，莉莉絲身上的長槍被零號機拔除，莉莉絲的身體立即開始膨脹，下半身旋即長出（圖 1）。從這一橋段讓人不難聯想到妊娠、生育的暗喻，當尖銳器物（一般暗示陽具）離開代表母體的莉莉絲，其生出的下半身和 LCL 充分顯示著繁殖的意義。

¹¹ Siegmund Hurwitz, 《Lilith - Die erste Eva》（Lilith, the First Eve）, (Switzerland: Daimon Verlag, 19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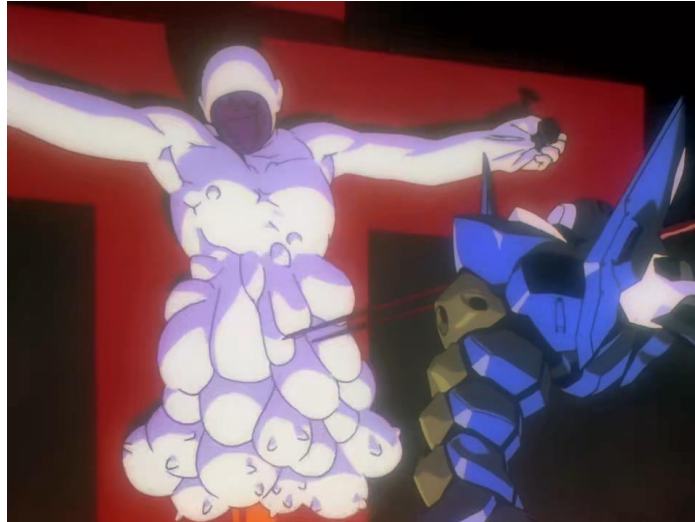


圖 1：朗基努斯之槍被零號機拔除

《EVA》中莉莉絲的靈魂寄宿於綾波零身上，與碇唯（碇真嗣的母親）以同樣的形象出現。另外亞當則是被碇源堂（碇真嗣的父親）固定在手心上。由此可推測，亞當與莉莉絲不僅是故事的神話背景設定，更分別代表著父親與母親的形象，尤其是代表母親的莉莉絲，不僅身為全人類的起源，在形象上更是主角碇真嗣個人的起源。

（二）Evangelion：孕化少年的殘酷野獸

Evangelion 是人類所開發出的巨大人形戰爭兵器，駕駛員必須是被選定為「適格者」的 14 歲少年。駕駛員須與 Evangelion 達到知覺與行動同步才能順利駕駛，因此當 Evangelion 受到攻擊時，駕駛員也會同步感受到痛楚。因維持同步率相當不易，駕駛員與所屬機體都是具有專一性的，《EVA》中主要登場的三架機體分別為綾波零駕駛的零號機，碇真嗣駕駛的初號機及明日香駕駛的貳號機。

碇真嗣的母親碇唯是一位生物基因工程學者，曾參與初號機的開發，並在一次實驗事故中「消失」，當時的畫面被碇真嗣親眼目擊，使真嗣對自己母親的死亡深信不疑，在他的童年留下深刻陰影，然而實際上實驗並沒有失敗，碇唯達成了目的，將自身靈魂成功轉移至初號機上。由於上述原因，真嗣總是能與初號機維持極高的同步率，可以解釋為母親與孩子身心靈間的默契，透過駕駛初號機使真嗣與初號機內的母親達成了心靈和精神上的連結。14 歲的碇真嗣正處於青春期的年紀，因青少年焦躁的內心和細膩的情感，使得在精神上產生相對成人更豐沛的能量，也是驅動 Evangelion 所需要的力量，這也得以解釋為何真嗣會被選為「適格者」。

14 歲本應是受父母照顧的年紀，真嗣卻早早失去了雙親的關愛，目睹母親意外身亡，父親忙於工作且對孩子漠不關心。真嗣的少年經歷中缺乏與父母親的正向互動，因此他的性格內向消極，與人互動時常表現懦弱之態，但真嗣在整部作品中仍不斷嘗試突破障壁。當真嗣被選為「適格者」，被父親碇源堂指派駕駛初號機拯救世界時，他認為這個機會能使他被大家喜歡、獲得表揚，尤

其是希望甚少互動的父親能認可他，然而即使真嗣一次次背負著全人類的命運面對戰場，碇源堂並沒有因此在乎真嗣，反而是將真嗣作為工具使喚。累積巨大的壓力和挫折感，真嗣對父親的感受從陌生、懼怕轉變為憎恨。若以戀母情結解釋真嗣和父母親的關係，真嗣駕駛初號機表現出的是真嗣想奪得母親、進入母親體內的慾望，即使他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母親就是初號機，而真嗣急於透過初號機展現力量，表現出他與父親競爭的慾望。他對父親的懼怕和敵意則可能出自閹割恐懼，源於在競爭過程中害怕受到父親的懲罰。真嗣數次從戰場叛逃，但他最終總是會選擇重新搭上初號機，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 NERV 組織中存在真嗣愛慕的女性們，真嗣不願她們鄙視落荒而逃的自己，並希望能獲得她們的關心，二是倘若就此離開，父子間的競爭關係必然是以真嗣徹底失敗收場。

總結上述，Evan gelion 可謂是殘酷的機器野獸，離去的母親僅剩的陪伴方式是驅使少年上戰場搏命，父親的計畫中從來沒有考慮孩子，而少年卻被困在自身感情的矛盾中。

四、伊底帕斯情結：真嗣與零和美里

碇真嗣加入 NERV 組織後認識了綾波零和葛城美里，真嗣對這兩位角色分別表現出不同形式的戀母情結，以下段落將分別說明。

（一）綾波零：複製容器的母親幻象

綾波零是與碇真嗣同年齡的少女，有著和真嗣的母親碇唯一模一樣的容貌，僅有髮色和眼眸不同，在劇中沉默寡言，看似沒有感情，並被形容「像個人偶一樣」。綾波零的真實身分是利用碇唯的基因製作出的複製人，被注入了莉莉絲的靈魂，也是碇源堂計畫的關鍵因素。真嗣初次見到零是在真嗣打算拒絕駕駛初號機的時候，重傷的零被推到他身旁，真嗣被告知「如果拒絕駕駛就讓綾波零上場」，天性善良的真嗣因不忍心見零受傷而答應駕駛。從此真嗣和零變成一同戰鬥的夥伴，並且對零產生了好奇，然而在他接近零的過程初期，零並未積極回應真嗣。因零在碇源堂的計畫中至關重要，她和碇源堂維持著神祕的親密關係，碇源堂對零的在乎遠超過對自己的兒子，零也完全服從碇源堂。在動畫第五話，碇源堂不惜雙手燙傷也要打開駕駛艙門救出受困其中的綾波零，在之後的訓練中，零也與碇源堂有說有笑，這些都不是真嗣從父親身上享有的待遇，這些看在他眼裡讓他感到嫉妒。根據綾波零的設定和前文所述，莉莉絲、碇唯和綾波零其實可視為一體三面，且同為母親形象的變體，擁有母親形象的零和父親維持著親密的關係讓真嗣感到焦慮，他的戀母情結盼望能得到母親，希望接近她並獲得她的喜歡。動畫中以「真嗣意外看到零洗完澡的身體並不小心跌在她身上」的橋段突出真嗣對零的慾望。而隨著在戰鬥中的互動，零逐漸表現出對真嗣的好感，在劇場版中，碇源堂打算利用零體內莉莉絲的靈魂達成計畫，零卻產生了自己的意志違抗命令，留下「我不是你的人偶，真嗣在叫我。」一句話後便離開了碇源堂，可以將此視為零對真嗣情感的回

應。綾波零對真嗣而言具有神秘、不可侵犯的特質，可以歸類為母親原型中的善良女神，如真嗣的母親碇唯一樣，雖然在作品中並沒有實際出場，但她代表著神性、崇高的形象，靈魂移轉至初號機中的碇唯也確實相當於永生不死的神了。在真嗣的回憶中，對母親的印象是溫柔美好的，而綾波零繼承了母性的神聖溫柔，成為真嗣愛慕的對象。

（二）葛城美里：母職的替代者

葛城美里為了保護 Evangelion 駕駛員，將碇真嗣與明日香接到自家同居，扮演著照護者的角色，也可說是母職的替代者。美里不僅幫忙打理真嗣的生活起居，每當真嗣想逃離駕駛員職責時，總是美里最先找到他並試圖開導他，在物質與精神方面，美里都成了母親職責的替代者。因真嗣膽小軟弱的個性，美里起先是以母親的角度關懷並保護真嗣，但隨著美里和真嗣數次的深入對話，他查覺到真嗣心中的孤寂，美里的父親在第二次衝擊中喪生，所以她對真嗣失去親人的孤獨深有體會，常會不自禁的想在肢體上接近他，例如在動畫 23 話，當真嗣為綾波零在戰鬥中的犧牲感到悲痛時，美里進到真嗣的房間，打算牽起真嗣的手安慰他，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美里同理真嗣的境遇，想試圖安慰他，二是美里也想藉由真嗣填補自己心中缺失的歸屬感。真嗣出入戰場與使徒抗爭，多次陷入生命危險，美里作為指揮官，總是將駕駛員的生命放在最優先，在動畫 20 話，當真嗣受到使徒攻擊而失去形體，美里抱著真嗣留下的駕駛服痛哭道：「把我的真嗣還來啊！」在真嗣次次出生入死的過程中，美里已將真嗣視為己出。同樣在 20 話中，真嗣的意識流中出現了美里、明日香和零三位女性的裸體，三位分別對真嗣說出了「想不想跟我合而為一？這是件非常舒服的事情。」由此可見真嗣將三位女性都當作性對象看待，尤其從此可證明真嗣對美里也具有慾望。而美里對真嗣情感的流露見於劇場版中，當 NERV 被全面進攻時，真嗣最後一次從任務中逃跑，美里跑遍整個組織尋找真嗣，想將他帶回初號機上，途中美里遭到槍擊，但她仍忍著傷痛找到了真嗣。美里希望真嗣能再駕駛一次初號機，並找尋自己的答案，她親吻了真嗣，並說道：「這是大人的吻，等你回來再繼續。」作為希望真嗣平安歸來的期許（圖 2），同時也交給他自已隨身帶著的項鍊，送走真嗣不久，美里便不支倒地身亡。



圖 2：美里與真嗣道別

此處的親吻可有多種解讀，筆者認為這較不可能僅是單純的鼓勵，親吻的意義其實是略帶沉重的，尤其是面對真嗣這種敏感的孩子更顯如此。美里在當下已經清楚自己命不久矣，而在生命的最後，她對真嗣複雜情感的表達方式莫過於以親吻最簡單適切，她想向真嗣表達自己的情感不僅有母子親情而已，並希望真嗣記得她，才會留下如此沉重的告別。

作為監護人的美里，在實質上是最接近真嗣母親地位的女性，他們之間的關係融合姊弟、親人及戀人多重面向，美里，美里在真嗣身上看到自己年少時孤單的影子，一方面想陪伴真嗣度過孤獨，另一方面則想找回家人的溫暖，兩人於相處過程從對方身上找到缺失的部分歸屬感。在真嗣與美里的關係中，真嗣較常被動接受美里的勸諫和她的情感，此處真嗣的戀母情結較缺乏自己主動爭取的傾向。

五、人類補完計畫：母體回歸與情結化解

《EVA》中「人類補完計畫」由 SEELE 組織所提出，他們是這樣說的：「人類，無論肉體抑或心靈皆是由脆弱的物質構成，因此也非常容易遭受傷害，而在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世界是彼此隔絕的，內心的屏障即絕對領域（AT FIELD），要使人類向更高的領域進化，就必須使人的心靈擺脫身體的束縛，重新回到人類誕生之地『莉莉絲之卵』當中。唯有如此，才能拆除人與人之間的心靈障壁，使不同的心靈世界可以互相補充，走向進化的終點成為永生的神，人類補完計畫就是為了完成這個神聖目的而成立的。」簡略來說，人類補完計畫的主要目標即是使全人類意識合而為一，消除人類的心靈障壁，這部分與《EVA》中「少年成長」的主軸形成對話，是向受「他人」所苦的碇真嗣提出的質問。

人類補完計畫發生於劇場版下半，當使徒被盡數擊落，真嗣與他所駕駛的初號機被 SEELE 挾持作為獻祭品，正式宣告補完計畫的開始。於此同時，碇源堂與綾波零進到了 NERV 總部地下最深處，也是莉莉絲軀體所在之處。碇源堂打算將自己體內的亞當與零體內的莉莉絲靈魂融合，以再次見到碇唯，此處象徵著父神亞當與母神莉莉絲的再次結合，然而如前面所述，零拒絕了碇源堂而選擇了真嗣，碇源堂的計畫以失敗收場。零自行與莉莉絲合而為一，成為神的零伸出雙手接住真嗣與初號機（圖 3），象徵母親棄父轉而與兒子結合，初號機獲得了使徒的生命之果與人類的智慧之果，成為了等同於神的存在，並還原成代表胚胎的生命之樹，以母親原型解釋此處，即是母神莉莉絲收回孩子（人類）的生命。回歸胚胎即是歸於母體之義，真嗣奪得母親並與其結合，後還原胚胎回歸母體。



圖 3：莉莉絲與初號機的儀式

此時真嗣腦海中出現了母親碇唯對他說：「這個零就是你的心，是你願望的實體。你的願望是什麼？」可將此句解讀為綾波零對真嗣而是是渴望獲得的母愛的實體，真嗣的內心嚮往著與她結合，以替代沒有「實體」的真正母親。緊接著下一幕便是幼年的真嗣在公園獨自玩耍，天色漸暗，其他的小孩們紛紛跟著媽媽回家，黃昏時分的公園獨留他一人，此一幕直接呼應「你的願望是什麼？」這個提問，揭露真嗣內心的嚮往，因為再也無法獲得，母愛便成了願望。

莉莉絲接受初號機的獻祭變得無比巨大，接著開始進行全人類的補完（圖 4）。所有人類的身邊都出現了綾波零的影子，他們被零溫柔的懷抱著並捨棄了自身的形體，融化成一攤攤 LCL 液體，從此人類的精神心智統合為一，人們在個體滅絕後的世界得以再次見到逝去的親友。如前文所述，LCL 是源於莉莉絲的物質，人類回歸於 LCL 與初號機歸於胚胎狀態為異曲同工之妙。



圖 4：莉莉絲進行人類補完計畫

當輪到碇源堂時，在他面前出現的是綾波零與碇唯，碇源堂說道：「我一直很期待這一天，我們終於再次見面了，唯。我在真嗣身邊只會讓他受傷，所以我應該留在這裡。」碇唯與零則回應：「你害怕真嗣吧，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無形無質的東西，你太害怕這東西了，所以封閉了自己的內心。」碇源堂施加冷漠與恐懼在真嗣身上，他深知自己對真嗣造成的傷害，兩人一直維持抗爭狀態，從沒有面對面和解的機會，因此他認為自己不應該接近真嗣，同時他也對

真嗣戀母情結中的父子關係存在懼怕之情。這時初號機突然出現在碇源堂面前，「這就是我的報應嗎？原諒我，真嗣。」初號機露出獠牙一口咬下。在兩人父子關係的最後，一向處於較高地位的碇源堂得到的是被反撲的結局，真嗣實現了「弑父」的情節，並在人類補完計畫中奪得與母親結合的權利，真嗣的戀母情結得以進入化解的階段。

莉莉絲吸收初號機和真嗣，進入 LCL 之海，這時的萬物已經失去形體，畫面中出現真嗣與零呈交合體位（圖 5），零向真嗣解釋這種所有人合而為一的世界正是真嗣想要的世界，因為不再需要懼怕他人，當然也不再需要壓抑自己的情結。然而真嗣否認了這種世界，他期望著能再次感受到他人，因為那才是於他而言的真實。這一段象徵真嗣與戀母情結和解的過程，他拒絕了所有人合而為一體的逃避行為，即使仍不知道幸福從何處尋，他也想要回到現實，直面自身的內心，母親也接受了這樣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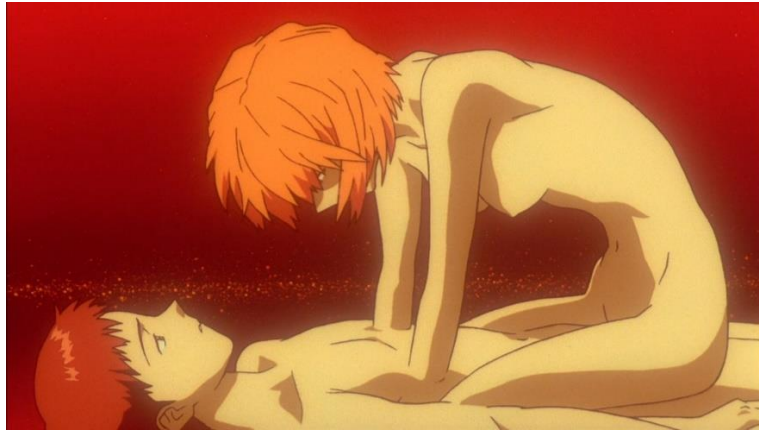


圖 5：LCL 之海中的零與真嗣

因為真嗣的拒絕，人類補完計畫宣告終結，人類得以再次取回形體，莉莉絲因而崩塌墜落，初號機從中突刺而出。在宇宙中，初號機與真嗣分離，初號機變成了碇唯的形象，碇唯對真嗣說：「已經沒問題了吧。」真嗣則回答：「我還是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尋幸福，但我想留在這裡繼續思考人生，只有這樣我才能作自己。」並與母親道別。寄宿母親靈魂的初號機前往宇宙，碇唯成為了神，即使人類不復存在，初號機也會作為人存在過的證明永遠留存。真嗣則墜回地球，重新取回了身體，零和美里早已不存在，僅剩真嗣握在手中美里的項鍊，構成戀母情結和弑父奪母情結的要素也已消失，出現在他身邊的是明日香，一度又想逃避的真嗣試圖勒死明日香，但他並沒有狠下心置之於死地，明日香則輕輕撫摸了真嗣的臉頰，在此全劇畫下句點。真嗣其實已經經歷了成長，即使現實依舊令人痛苦，人的性格無法在一夕之間改變，但他選擇了不再逃避的路。真嗣仇父戀母，甚至釋放了殺父奪母的慾望，經過再次見到母親，與母親結合，戀母情結得以化解，並使他最終決定不再逃避，回到現實。

六、結論

以上的章節分別討論了亞當與莉莉絲的神話背景於母親原型中的象徵，並解釋 Evangelion 與真嗣戀母情結的關係，接著再以真嗣與綾波零和葛城美里兩位角色的感情發展討論真嗣戀母情結的表現方式，最後討論人類補完計畫中與母親有關的象徵意義，探討真嗣的心理變化抑或成長，為真嗣的戀母情結作總結，此處也與第一章節互相對照。從本文解析中可見，主角碇真嗣的確表現出戀母情結傾向，包含他處理父母親關係的模式中流露著仇父戀母的傾向，對綾波零的愛慕透露她對母親的愛戀嚮往，和葛城美里間的情感超越舐犢情深。其中兩人的主要差異在於，零傾向代表母親神聖美好的一面，美里則是實際上親近真嗣，擔當母職的人。而《EVA》中也無處不見宗教神話象徵表現出母親的形象與意涵，可說《EVA》的世界觀起源就是建立在大地母神繁衍人類子嗣的基礎上。接著在人類補完計畫中，我們得以見證少年的成長，逃脫囹圄並重獲新生。本文解析並例證了《EVA》中的母親形象象徵及主角碇真嗣的戀母情結，《EVA》向觀眾傳達青少年的焦慮、人與人間的隔閡與牽絆，恐怕也是希望大眾能離開螢幕，面對現實中的苦惱與挫折吧。

七、引用書目

1. GAINAX，庵野秀明原作，《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Tokyo，テレビ東京，1995）
2. Betty Stojnic 著，《Boy with Machine: A Deleuzo-Guattarian Critique of Neon Genesis Evangelion》，刊載於《Journal of Anime and Manga Studies》輯 2，頁 27 至 56。
3. Odell C Le Blanc M 著，《Anime[International ed.]》（New York，Kamera Books，2013）
4. Cavallaro D 著，《Anime Intersections :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me and Technique》（Jefferson N.C，McFarland，2007）
5. Sigmund Freud 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臺北：志文出版社，民國 73 年再版）
6. Melanie Segel 著，林玉華譯，〈由早期焦慮看戀母情結〉，收入林玉華編，《戀母新解-臨床實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初版一刷）
7. Carl G. Jung，徐德林譯，《原型與集體無意識》（北京，國際文化，2011 年 5 月）
8. Erich Neumann，李以洪譯，《大母神: 原型分析》（臺北，東方出版社，1998）
9. Siegmund Hurwitz，《Lilith - Die erste Eva》（Lilith, the First Eve），（Switzerland：Daimon Verlag，1992 年）